

冰城十二日札

□马传思

照片里,飘荡在松花江上终日不息的长风中,更浓缩在萧红故居一件件刻画着昔日东北乡人生命悲歌的物件背后。

我从道听途说和新闻资讯里形成的对于这座城市的印象,渐渐改变了:它不再只是用冰雪雕琢出的旅游胜境,它是异域风情里的浪漫遐思,是冷湿雨水打湿衣角的惆怅,是丁香花绽放街头的诗意,是松花江上长风拂面的感怀,潮湿与阴冷、温润和火热,淡雅的芳香与温柔的眼神……无数个转瞬即逝的瞬间交织在一起,塞满了我的记忆。

离开前的某个晚上,我们误打误撞地闯进了一家小味串店。这可是十多天里去过的第三家分店。茶缸肚的醇厚滋味,大生蚝的鲜美口感,依旧如初。只是灯光下的人不同,故事自然也不一样。而隐藏在某人温柔的浅笑背后的童年经历,那不堪回首的痛与爱,如同一把利刃,刺中了我的心。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可是在某些时刻,在某个从黑暗的记忆深处打捞出来的故事中,讲述者和倾听者都能触摸到彼此的心跳,竟和哈尔滨的夜色如此自然地交融在一起。

走出店门的时候,夜空中居然飘起了雨,雨丝细密无声。

还有些故事无法一一讲述,于是化作某本书扉页上被松花江上的水汽洒开的一句话:“凭君莫道痴绝处,江南烟雨绮梦。”若干年后,有人是否依然还记得,这冰城之夜满街迷蒙的灯影,以及灯影间无声飘落的雨滴,和雨滴中氤氲着的丁香花的淡雅芳香?



《烟火冰城》纸本水彩 55×75cm 2025年 王煥堤

绿皮火车上的日出

□胡子

一趟平常的回哈尔滨之行,竟然让我体会了一次在仙境中奔驰而过的美感。

晚上八点在北京站匆忙上车,简单收拾收拾安然入睡,一觉醒来早晨五点多,外面贼亮,坐在过道的小折叠椅上,看着窗外稀稀落落的村庄,还有两旁挺拔的松树,我这个南方人好奇得就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

远处一个醒目的“达家沟”,好奇地查了查,全镇总人口才一万多人,还抵不过北京一个小区人口,这在东北似乎不足为奇。我正在感叹这地大物博时,恰好经过一个铁路桥,就看到河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外面的世界,耳畔清清楚楚传来铁路桥独有的咣当咣当声,隐隐约约能看到一点河面的小岛,再用力张望想看得更多,也只能在一片模糊中看到一点雾气腾腾的河面。

这一刻让我感觉特别独特,刚还沉浸在平原的广袤无垠中,突然就转入了仙境般的缥缈中,这一落差差点让我喊出声,没想到简单的绿皮车之旅,居然能带来如此美妙的感受。雾气在黑土地上游荡,如同一床绸面被在滚来滚去。

忍不住定位看看在哪:“扶余”,一个陌生又似有所闻的名字,打开手机搜索,原来古有扶余国,只是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实在不够,偶尔也就是在研究东北地区的历史文献中看到过,但这并不影响“扶余”的存在,相反,至今还有“扶余”这一区域名就是对这一古老政权的纪念,或者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北地区历史文化和古迹的深厚,只是在传承保护开发的过程中与南方很多类似文化古迹相比似乎要差一些,但这北方的人文风情又不是在南方能感受到的。

真的,我建议东北外的朋友坐一趟火车来感受初春东北大地的清晨,这冲击的美感会让你赞叹不已。

坐这火车上,薄雾笼罩下,外面的松树挺拔高耸,很少有歪七倒八,横三竖四的旁枝末节,这东北平原的松树都是挺直样,或许因为在这寒天冻地的环境里,只有昂然站立才能更好地生活,任何的松懈都极容易被打倒,这倒似乎和东北人一样,高大威猛意气冲天。

虽不说一步一景,但也是景色不断。

外面是雾蒙蒙一片,就跟白茫茫一片似的,根本看不清,极力睁眼望,就影影绰绰能看到一根电线杆类的,明显能感到“仙气”在树丛中飘荡,远处根本看不清,近处也只能看到松树。雾浓时,阳光也照不透。红日一出,这“仙气”开始慢慢腾腾。真正是“日出雾露余,青松如

膏沐”。

不一会儿,模糊中就看到圆圆的太阳出来了,耀眼的光芒直冲车厢,坐在窗户旁边的我都感觉有些刺眼。车在滚滚疾驰,红日就在不远的高处,也跟着一起走,慢慢升起的状态再配以迅驰的车速,立体感令人意想不到。唐代韩偓《晓日》名句:天际霞光入水中,水中天际一时红。而此刻,阳光、红云、树林、火车还有村落和不时突现的人物,这种空间组合的变换比水光山色更加梦幻。阳光初出光赫赫,千树万土如霞披。这天上的云一直在飘,太阳像个调皮蛋,一刻都不停留,可有意思了,一会蓝一会阴一会阳一会还暗,日头似乎在云层中躲猫猫,不时露出红羞羞的脸,雾气中的花草万物就沐浴在阳光里,灿然一片。

这火车上观黑土地平原上的日出,跟站在某一高处或者海边看日出完全不同,火车速度之快,红日跟着就像在天边往前滚圈一样,打开手机对准红日,那红日周边升腾的红焰扑腾扑腾的,直扑眼帘,生动形象又冲击力十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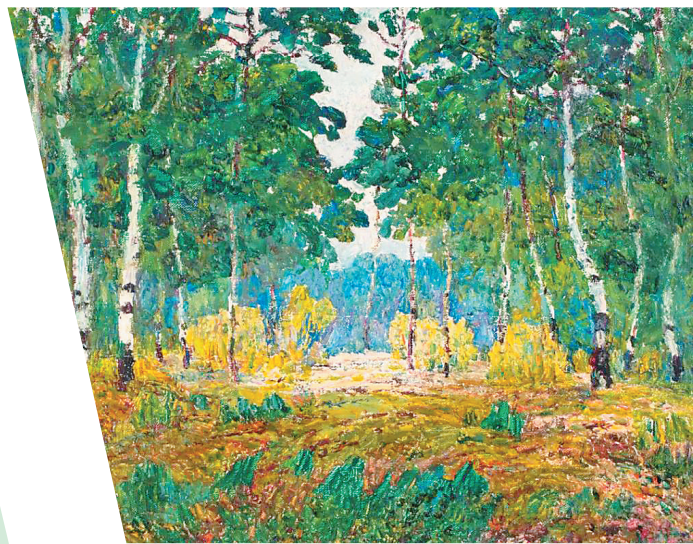
来一趟平原看日出吧,海上日出、山中日出或许各有魅力,平原红日圆也定会让你过目不忘。突然想到一句话——“跟着红日走,好运就常有”。

第一次感受这平原的日出,在独特的享受里,因为是第一次就莫名地兴奋刺激,不像家乡湖边的日出日落,帆动船行早已司空见惯。不知道此刻家乡的的红日是不是也如此圆,亲人们是不是早就起来在田间地头开始忙碌起来了。家乡可没有东北平原这么广阔富饶的黑土地,家乡的田地都在丘陵中,上下起伏的地势很难大面积机械化操作,而且灌溉收割很多时候都要靠人力。记得小时候,春耕秋收时,因田间的灌溉或收割,乡亲们免不了会有些拌嘴吵架。远不像这大东北的平原,土地多得只要你想想有的是,平整得完全可以机械化作业。看到大东北的物产资源,想到鱼米之乡的家乡,不由感叹祖国幅员辽阔,真是地大物博,不同地区各有不同风采。我正在火车上,离家乡越来越远,突然有种“子有昆弟居,而我远亲侧”的失落感袭上心头。

惆怅自不必说,离开故乡这么多年,刚刚些许习惯了在京的生活,为了事业,却不得不继续向北而行,辞别老婆和儿女,要独自在外生活,这倒又成了我人生的另一个第一次。当初父亲送我到北京求学回家后,我一个人缩在被窝里,眼眶里的热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流,脸憋得通红但还是倔强地不想任何人知道,第一次和家里通话时我都是哽咽着断断续续说着,电话那头的母亲肯定也是如鲠在喉,还极力控制着安慰我,明显变异的声音里透露着母亲的心疼和无奈。可如今,我再次远离亲人背着行囊来哈尔滨,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还是伴随着,说是失落吧,不全是,说是寂寞吧,也不算,就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梗塞让人感觉怎么都不得劲。看着这窗外飞驰的草木、村庄还有广袤的黑土地,我的思绪是怎么拽都拽不回来。家乡父母老了,我不能近前尽孝,北京家里两个还未成年的孩子,我又不能亲自陪伴成长,对上对下我似乎都有很重的愧疚,作为中年男人对家庭的责任我没承担多少,可我又无法弥补,只能在这天地间纵飞挂念的情感,顶多在匆忙工作之余多多电话聊以宽慰。人这一生,千沟万壑近不尽,中年人这一阶段岁月啊,千军万马纷至沓来。

树少了,房子多了,也能不时看到车了,我才反应过来,大都市哈尔滨快到了。不知不觉遐思了一个半小时,这一趟归途倒成了一场没料到的旅途,心情释放了很多。这难得的一次火车之旅,带来的观感体验完全就把一夜的疲惫一扫而光。

真心建议南方朋友来东北体验一趟这神奇的清晨火车之旅。



《光照林间夏日长》油画 孙云涛



《草青青》版画 2022年 郑子江

老友记

□吴新生

认识文哥,是一个偶然。那是多年前我在城区一家私企做文秘,彼时刚刚走入社会,常常自命清高,不喜与人交往。有一天,我租住的房子门锁坏了,准备买一把挂锁,于是,下班后便来到巷口一家杂货店。店铺不大,当时有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坐在柜台前捧着一本书,我走进店里连喊几声他没反应,依我以往性格立马掉头就走,但看到他手中有书心里有种天然的好感,于是便用手指敲了敲柜台,他猛地一惊,放下书站了起来,我一看是一本北岛的《旧雪》,便问道:你喜欢诗啊?他朝我不好意思地笑笑算是默认了。

那时浅薄,我想耍弄一下自己,便张口来一句北岛《陌生的海滩》:“海底的石钟敲响,敲响,掀起了波浪。”顿时,他两眼放光,紧接着他跟在我后面一起同声吟诵:“敲响的是八月,八月的正午没有太阳……”

他的声音略带磁性,表情很投入,也很动情。当我们嘴里吐完最后一个字,他便迫不及待地拉我坐下,接着开了一瓶酒,满满地给我倒上一杯,于是,两个陌生人喝了一杯相识的酒。

他就是文哥,一首诗,一杯酒,注定了我们一生的情谊。

现在想来,也许当初我俩都来自农村,各自生活的家庭背景有些相似,还有就是那时候我们都爱好文学,尤其是诗歌;更重要的,我们对丑恶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回避,而对弱小的事情又与生俱来地富于同情。按当下的说法,我们三观较为一致。

自那之后,下班后我总是一有事没事都往他那儿跑,我们吐着烟圈喝着酒,谈王小妮、舒婷、顾城,谈家乡的诗人海子。那时,写诗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每当谈到饭点,我们就用剪刀、石头和布,确定谁付酒钱。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交流实在是太肤浅了,我们几乎都没读过世界文学名著,凭借着几本神话小说和一些古典诗词歌赋,极为夸张地撑着自己的门面。

可那时候我们都年轻,年轻好啊!什么都不害怕,无知者无畏嘛!

十月份的一天,我所在公司的老板卷钱跑路了,我交的押金,还有工资都统统泡汤了,一下子失去生活来源,我顿时陷入了绝境。那是一段阴暗的日子,深夜我把泪水交给枕头,将悲伤留给夜色,内心百转千回、夜不能寐。愤怒、悲伤、无助、焦虑,各种情绪撕扯着我的心,灵魂几乎抽离肉体,几天工夫,憔悴到如同一个纸人。

得知我的境遇后,文哥把我拖到他店里,好吃好喝伺候着,白天,他做生意我睡觉;晚上,执灯温酒,长谈至深夜,不过几乎都是他说而我在一旁长吁短叹,默不作声,他也不在意,直等累了倦了和

衣醉卧,顶膝并足,就这样足足地借酒消愁了一些日子。

看我情绪仍是低落,有天晚上,他关上门,把我拉到江边的大轮码头。坐在月华如水的石阶上,他给我讲他的过往和生活中种种烦恼。原来他很小就没了父亲,母亲一个人拉扯着他和弟弟妹妹,他上学时严重偏科,高考不弟,家里再没有多余的钱供他复读,于是他扛起了养家的责任,一个人跑到码头干起了搬运气。他说,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幸好有诗书作伴,白天,身体承受的是繁重的体力活,到了晚上,读文写诗让自己在寂寂长夜有了一丝光亮,这也是支撑他精神上唯一的一根稻草。最终,五年的辛苦劳作,他供弟弟考上大学。谁料天有不测风云,厄运突然降临,有一天他卸货时,装载摩托车的大木箱突然倒塌,正好砸在了他的腰部,脊椎神经受损,医生告诉他今生再也不能干重活了,可他还年轻,妹妹才上高中,一家人要他挣钱养活啊!不得已,他只好用余下的血汗钱在别人手里盘下了这家小店。

算起来,文哥还不到三十岁,而眼前的这个男人与他实际年龄严重不符。月光下那张布满沧桑的脸,让我心中五味杂陈。我常常自命不凡,总觉得怀才不遇,自认为是一个文人,内心有无限的锦绣。可眼下遇到困难,思想却消极悲观,怨天尤地,不能直面困境。可文哥,我从未从他的脸上见过愁苦模样,总是乐观豁达言谈中自带喜感,谁知他的人生比我还要艰难。那一刻,也许有夜色的保护,文哥放声大哭起来。我握住他的手,仿佛看到另一个疲惫的自己,与他一起哭了又笑,笑了又哭。

第二天我就离开他店里,继续在这座城市里挣扎。而文哥开的日杂店听说也不挣钱,几个月后他也关了店门。我们在同一座城市各自为生活奔波,这期间我们各自结婚生子,两个人变成了两家人的交往。每逢重要节日,两家人总要聚在一起庆祝。有时,我们也会发朋友圈相互分享:“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在生活偶得喘息之时,彼此“晒晒娃”,再秀一把“恩爱”。

文哥给人永远都是那张朴实真诚的笑脸,善良、热情,不会油腔滑调,不会投机取巧,在这世故而油腻的尘世里,这种美好,这样的友情是多么弥足珍贵。

有一年,我有个外地战友在省城被骗,身无分文,向我求助,不巧那几天我在外地出差,我只好又打电话给文哥,把战友目前的困境简略地说了一遍。文哥马上明白了。他说:“你别着急,先把战友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去合肥找他。”不等我说感谢的话,他已经把电话挂断。事后战友告诉我,那天文哥找上他后,把他请到饭店吃饭惊讶,然后又雇车把他送回河南老家。上车前还拿出五百块钱,战友连推不要,他安慰他说道:“没事!大家都是朋友,朋友遇到困难,我咋能不帮呢?!”后来我把他所花的费用还给他,他坚决不收,只是笑着说:你请我喝酒吧!

文哥,就是这样的人!

少年事如风,这些年来,我们各自一身风雪一身霜。文哥干过保安,开过饭店,后来又进入一家单位跑外销,而我开了一家小公司。我们从没有想着利用对方的资源和关系为自身争取一点利益。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是迂腐还是清高,也许,我们都爱惜自己的羽毛,生怕对方会轻看自己。

不过最近两年,我感到我们的关系淡薄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从未在自己身上寻找毛病,这期间,每次经过江边,总会想起过去,想起文哥,想起大轮码头,想起那晚的月亮。

终于又见面了,是在另一个老友女儿的婚礼上。文哥来了,头发白了不少,身上仍散发着淡淡的烟味,见到我还是未言先笑,露出洁白的牙齿,省略了俗套的寒暄,只叫一声我的小名,亲切得好像昨日还见。很显思,他还是往常的样子,我们坐下来喝酒聊天,他说两年前生了一场大病,手术后回到江南老家休养,和大家来往也少了;不过,现在恢复得不错,又搬回原来的住处;嫂子在迎江寺附近找了份干环卫的活儿,女儿也大学毕业工作了。他说他知道我今天一定会来,他非常思念这些旧日的朋友。

我感到很惭愧,我后悔没有早一点去看他,给他送上哪怕是言语上的一点温暖。

文哥,我们还是好朋友!

写这一篇文字,即将放下笔的时候,我问身边的妻子,我和文哥认识多少年了?她说,足足有三十年了。

接着,她又说道:你和文哥的交往实在是淡如清水,像君子之交。

是的,三十年了,不是君子之交,在这个城市里,又有几个人的友谊可以保鲜三十年呢!

